

能更多是来自潜意识，用画面表达一些无法用文字和其他语言表达的东西，而这种表达也不同于有了具体内容而讲述出来，更像是有了无名的欲望要发泄出来一样，也像是体内一个果实成熟了，就自然落地了”。

在虢子楷心中，所谓艺术的追求和表达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生状态和不同的需求而变化，“我现在的状态是希望多画出新生命的感觉，自己画的时候思维尽量不依附脑中惯性和技巧，画一些从语言和逻辑层面说不清道不明，但看到的人又会觉得触动的画，这样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信息可能才是最精准的”。

重拾老祖宗留下的瑰宝

首次将个人画展开到了日本东京，对虢子楷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肯定。“这次在东京的个展名为‘人鱼梦’。对人鱼的喜好大概最早源自小时候我妈给我讲的《红蜡烛与人鱼》这个童话，之前听的所有童话几乎都是幸福圆满的结局，记得第一次听完这个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冲击感，是悲伤的结局，后来长大也围绕这个故事绘制了一套插画。所以人鱼像是一种类似黄昏后的失落感的象征，于人类而言是异类，于鱼类也是异类，独自生活在深海。有趣的是，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人鱼传

说，因此，这些画有点像是某条永生人鱼在不同时代轮回中的不同记忆，有着不一样的外壳，但做着同一个梦。”

展览期间来了各行各业的人，在虢子楷看来，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网络无法替代的，与此同时，风格多元的日本插画也给虢子楷深刻的印象。“日本浮世绘进入现代逐渐衍生出漫画，而这种漫画风格又和日本绘画融合，形成日本插画。国内插画的辉煌时期是早年的连环画小人书，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涌入，国内的动画和插画逐渐被日本、欧美风格影响，我们小时候也接触了大量日本欧美的动画和漫画，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的插画师都多多少少会被其影响。而这个影响过程其实也是必要的过程，近几年不光是插画，各领域都开始从盲目照搬国外转为重拾老祖宗留下的瑰宝，我们在学习国外的艺术形式的同时，也打开了新的视角，站到了未去过的角度，再回头看自己的文化，反而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更能理解它的好。正因为我们在开放的环境下，和世界文化充分接触后，吸收营养，排出不需要的部分，那些曾经小时候觉得看腻的、陈旧的东西，重新在眼前焕发了光彩。”

去年5月，虢子楷趁着来上海参加GAF插画艺术节之际，拜访了一众插画师心中的“大神”——自诩为“民间艺人”的画坛泰斗戴敦邦先生，让大家震惊的是戴老的画室条件：天花板已经破了，鞋也破了，身处非常简陋的作画环境，耄耋之年的老人依然每天早起创作。

“国内太多画家名利双收后，他们的重点早已不再是单纯画画，画画只是一种牟取利益的‘工具’，随之作品也逐渐失去生命力和感染力。而戴老这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是非常稀有的，人到这个年纪，作品依然是真诚、真实，像隐居的‘老神仙’。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但他和我们后辈交流也完全没有架子，而只有真挚的建议，甚至有种可爱的‘童趣’，这让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艺术是一辈子的细水长流。”**民**

虢子楷作品《鲤鱼童子》。

